

愛僧最愛預言僧 ——以「帝師」萬迴與「天師」一行為例

葉珠紅

一、前言

唐貞觀十七年（643），涼州昌松縣鴻池谷發現異石，上有「太平天子李世民」，「千年太子李治」，「五王六王七王」等字；貞觀二年（628）九月，即位不久的唐太宗，下〈諸符瑞申所司詔〉，禁止百姓將各地「祥瑞」申報朝廷，明示其不信瑞兆，貞觀十七年出現的「石讖」，太宗卻遣使祭之，此舉除了顯示太宗為保高宗繼承大位的合法性，還可看出唐朝建國初始，卜讖就被善加利用，作為帝王鞏固政權的工具，連帶也使得擅長隱言詭語，具有預言能力的僧人，大受帝王的垂青；能夠知前世今生，明禍福休咎的「預言僧」，在整個唐代，不論帝王、官吏、文士、庶民，幾乎無人不愛。本文以贏得唐代帝王尊稱為「帝師」、「天師」（天子之師）的萬迴與一行為例，以見唐代「預言僧」之魅力所在。

二、僧人與神通

僧傳中，常見釋迦牟尼佛以及許多高僧，具有預言的本領，佛陀也曾鼓勵釋子要修習六種神通¹，「六神通」中，除了「漏盡通」為釋尊獨證之外，其他五種神通，成了僧人修行次第的最佳見證；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的高僧，如：寶志禪師、佛圖澄、支道林，就經常以「預言」為帝王服務，目的是為

¹唐·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五八二：「令勤修學或五眼或六神通，無數菩薩，……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或十或百或千或萬，乃至或往無量世界，隨至其所，種種方便示現教導讚勵慶喜。」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大正藏》）第7冊。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，1983~1988年），頁1009。下引版本同。

了鞏固佛教勢力，為佛教作宣傳，到了唐代，具有預言性質的「佛讖」，應以惠能回答慧明的：「遇蒙當居，逢袁可止。」²為最早，房琯〈龍興寺碑序〉：「法要颶言，佛性可以懸得；禪宗陰契，菩提可以程至。通天上地下之事，達前生後生之理。」³房琯說預言僧除了能夠知「天上地下之事」，還能道出個人的前世今生，這是對預言僧人的本領，最概括的說明。

《太平廣記》引《逸史·迴向寺狂僧》，大意是：唐玄宗作了一個要向「迴向寺布施」的夢，奉命前往布施的僧人，在山谷之中，大霧瀰漫處找到了「迴向寺」，寺中一僧告訴布施僧人，玄宗前世是個愛玩「尺八」（笛子）的僧人，被謫為人間當帝王，而坐在玩「尺八」僧人旁邊的「胡僧」，號為「磨滅王」，就是後來「權代」玄宗的安祿山⁴；帝王夢中的預言，若經事後諸葛證實，自然容易被小說家記下，特別是預言帝王不久後將崩駕的⁵，最能聳動後人，而在唐代百姓眼中的，具有法術的異僧，無論法術如何了得，也具有與凡人無異的弱點，即無法預知一己之生死；開成年間的西域僧金剛仙，裴鉉《傳奇》言金剛仙能夠「善囚拘鬼魅，束縛蛟螭。」「彈舌搖錫而咒物」，咒水則水闢能見底，遇蛟龍則藥煮之以為膏，金剛仙卻無法預知龍王已買通了峽山寺的寺家人，將對他鳩以毒酒⁶，此亦可見預言僧人所具備的「異能」，相較於擁有特異能力的法術僧人，是更高一籌。

有預言能力的僧人，基本上得具備六種神通當中的「他心通」或「宿命通」，《禪法要解》釋「他心通」：「知是眾生以何深心行何法，何因緣，有何

²宋·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8〈唐袁州蒙山慧明傳〉。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，頁756。

³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卷332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3369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⁴參見：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96〈迴向寺狂僧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639~640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⁵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一：「上嘗夢日烏飛，蝙蝠數十逐而墮地。驚覺，召萬回僧，曰：『大家即是上天時。』翌日而崩。」（台北：源流文化事業公司，1983年），頁2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⁶唐·裴鉉，《傳奇·金剛仙》，轉引自：楊家駱主編，《唐國史補等八種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9~10。下引版本同。

相，喜何事。」⁷預言僧人知眾生心相，也就是能讀出別人的想法，此即所謂的「他心通」，而能準確說出眾生前世的罪福、因緣，具備能夠「憶念前際」，甚至是「後際」，是為「宿命通」⁸，「他心通」加上「宿命通」的「預言」，自然會被視為神蹟而喧騰眾口，唐代的預言僧人，能同時具備「他心通」與「宿命通」的僧人，有萬迴與一行。

三、「帝師」萬迴

神僧萬迴，歷經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武后、玄宗共五朝帝王，死後得「燕許大手筆」之一的蘇頌為其作贊⁹；萬迴以其預言多中，被封為「帝師」，「萬迴」一名的由來，即具有神通色彩，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載：

僧萬迴，年二十餘，貌癩不語。其兄戍遼陽，久絕音問，或傳其死，其家為作齋，萬迴忽卷餅茹，大言曰：兄在，我將饋之，出門如飛，馬馳不及。及暮而還，得其兄書，緘封猶濕，計往返一日萬里，因號焉。¹⁰

段成式說明「萬迴」之名的由來，點出「往返一日萬里」的萬迴，具有「示現一切神變故」的「神足通」¹¹；萬迴從小因「貌癩不語」，父母「以豚犬畜之」；長大後，因耕田「遇溝坑乃止」的異常舉止，而被父親責打¹²，後來為

⁷ 姚秦・鳩摩羅什譯，《禪法要解》卷下。《大正藏》第 15 冊，頁 296。

⁸ 姚秦・鳩摩羅什譯，《禪法要解》卷下：「自知己身及他恒河沙劫所經由事，悉皆念知。以宿命事教化眾生，作如是言，我某處如是姓字，如是生，如是壽命所經苦樂，亦說彼所經之事。」《大正藏》第 15 冊，頁 297。

⁹ 唐・蘇頌，〈元通大居士法雲公贈司徒號國公萬迴大師贊〉，《全唐文》卷 256，頁 2594。

¹⁰ 唐・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三，頁 39。

¹¹ 宋・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 18 〈唐虢州閻鄉萬迴〉：「然口自呼萬迴，因爾字焉。」言「萬迴」一名是萬迴「自名」；按：萬迴一日之內，萬里尋兄之事，《宋高僧傳》記其事發生於萬迴十歲，不同於段成式所記之二十歲。參見：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，頁 823~824。

¹² 宋・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2 〈萬迴〉，據《談賓錄》與《兩京記》：「迴生而愚，八九歲乃能語，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年長，父令耕田，迴耕田直去不顧，口但連稱平等，因

得兄長消息，示現神足通，加上後來玄奘的識拔¹³，開始了他一連串的神蹟。

萬迴入朝成為帝王師，靠的是他的「宿命通」，未入朝之前，萬迴就曾預言睿宗當為天子¹⁴；入朝之後，為了睿宗第二子惠莊太子，因母親出生低賤而不討喜，萬迴在武則天面前「詭稱」惠莊太子是「西域大樹精」轉世，「養之宜兄弟」¹⁵；奉佛至謹，號為「佛光王」的中宗¹⁶，曾經問萬迴：僧伽大師是何人？萬迴舉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之「觀音化身」作為回答¹⁷，萬迴最神奇的「預言」，是準確說出唐中宗的死期。¹⁸

帝王之外，對於天潢貴胄，萬迴的「預言」更是言無虛發，為武則天「面首」的張易之，恃帝恩寵大興宅第，萬迴指著張易之的新宅，說出兩個字的預言——「將作」，張易之後來被殺，「以其宅為將作監」；萬迴在路上望見即將被誅的安樂公主，每每對其車塵唾曰：「血腥不可近也。」¹⁹又常跟韋后及安樂公主說：「三郎斫汝頭」²⁰；韋后先下手為強，鳩殺了中宗，最後是被睿

耕一壟，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，其父怒而擊之，迴曰：『彼此總耕，何須異相。』乃止擊而罷耕。」頁 606~607。

¹³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2〈萬迴〉：「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，見佛龕題柱曰：『菩薩萬迴，謫向閻鄉地教化。』奘師馳驛至閻鄉縣，問此有萬迴師無？令呼之萬迴至，奘師禮之，施三衣瓶鉢而去。」頁 607。

¹⁴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2〈萬迴〉：「睿宗在藩邸時，或遊行人間，萬迴於聚落街衢中，高聲曰：『天子來！』或曰：『聖人來！』其處信宿間，睿宗必經過徘徊也。」頁 607。

¹⁵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2〈萬迴〉：「惠莊太子，即睿宗第二子也。初，則天曾以示萬迴，萬迴曰：『此兒是西域大樹精，養之宜兄弟。』」頁 607。按：此說亦見於《新唐書》卷 81，作：「西土樹神。」頁 3600；《舊唐書》卷 95 作：「西域大樹之精。」頁 3015；《唐會要》卷 4〈雜錄〉作：「西域大樹之精」，頁 49。以上文本，僅《新唐書》卷 81，點出萬迴之說為「詭曰」。

¹⁶唐·釋智昇，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8：「五日有勅令報法師，皇后分難已訖。端正奇特神光滿院，自庭燭天。……遂號為佛光王。……其佛光王即中宗孝和皇帝初生之瑞號也。」《大正藏》第 55 冊，頁 560。

¹⁷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6〈僧伽大師〉，頁 639。

¹⁸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一：「上嘗夢曰（一作白）鳥飛蝙蝠數十，逐而墮地，驚覺召萬回，僧曰：『大家即是上天時。』翌日而崩。」頁 2。

¹⁹唐·鄭綮，《開天傳信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），頁 6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⁰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92〈萬迴〉，頁 607。

宗及群臣呼為「三郎」的玄宗所誅²¹；幫助玄宗登基，一生十分不「太平」的太平公主，特愛萬迴，在住家旁替萬迴置宅²²，萬迴在臨終前，跟弟子討家鄉的水喝，還能預言出堂前有水源²³；萬迴對於武后專任酷吏，羅織罪名，剷除異己，萬迴救博陵王崔玄暉免於被族滅，亦以行動展現其「預言」，《酉陽雜俎》載：

（崔玄暉）母憂之，曰：「汝可一迎萬迴，此僧寶誌之流，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。」及至，母垂泣作禮，兼施銀匙筋一雙，萬迴忽下階，擲其匙筋於堂屋上，掉臂而去。一家謂為不祥，一日，令上屋取之，匙筋下得書一卷，觀之乃讖緯書也。遽令焚之，數日，有司忽即其家，大索圖讖，不獲，得雪。²⁴

萬迴在崔玄暉家，雖未開口說任何話，其讓崔玄暉一家免於遭厄的舉措，可視為「行動預言」。萬迴對帝室宗親每言屢中的「預言」，中宗賜號「法雲公」，「武后賜之錦袍金帶」²⁵，玄宗「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」，還「於集賢院圖形」²⁶，王昌齡在詩中對萬迴發出「聖哉為帝師」的景仰²⁷，而同為釋徒的皎然，在忻羨萬迴「紫紱拖身上，妖姬安膝前。」的同時，也不得不認同萬迴是位

²¹唐·劉肅，《大唐新語》卷9：「太平公主沉斷有謀，……睿宗與群臣呼公主為太平，玄宗為三郎。凡所奏請，必問曰：『與三郎商量未？』其見重如此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144。

²²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92〈萬迴〉：「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已宅之右。」頁607。

²³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92〈萬迴〉：「臨終大呼，遣求本鄉河水，弟子徒侶覓無，萬迴曰：『堂前是河水』衆于階下掘井，忽河水湧出，飲竟而終，此坊井水至今甘美。」頁607。

²⁴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三，頁39。

²⁵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208〈唐紀〉24。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年），頁6598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⁶唐·鄭綮，《開天傳信記》，頁6。

²⁷唐·王昌齡，〈香積寺禮拜萬迴平等二聖僧塔〉：「真無御化（一作北）來，借（一作昔）有乘化（一作花）歸。如彼雙塔內，孰能知是非。愚也駭蒼生，聖哉為帝師。當為時世出，不由天地資。萬迴主（一作至）此方，平等性無違。今我一禮心，億劫同不移。肅肅松柏下，諸天來有時。」《全唐詩》卷141。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1431。下引版本同。

「至人」。²⁸萬迴一生的事蹟，從玄奘所認為的菩薩謫化，到備極帝王榮寵，深受四朝帝王禮遇，萬迴的神異事蹟，宋僧贊寧認為：

日行萬里非人必矣！為鬼神邪？為仙術邪？通曰：「觀行知人。」迴無邪行，非鬼神也；無故作意，非仙術也，此得通耳。故《智度論》中此通有四：一、身能飛行如鳥無礙；二、移遠令近不往而到；三、彼沒此出；四、一念能至。或曰：「四中迴具何等？」通曰：「俱有哉，故號如意通矣。《瑜伽論》神境同也。」云：「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。」²⁹

贊寧將萬迴一生所展現的神通歸為四種，統稱為「如意通」，或稱為「神境通」、「身通」³⁰，由末句言羅漢能現「三神變」³¹，知贊寧與玄奘一樣，均深信萬迴乃菩薩謫化人間。

四、「天師」一行

一行禪師，不似萬迴多以言人禍福休咎，而得到「帝師」之榮，一行活躍於玄宗朝，憑藉的是他驚人的記憶力，以及對天文歷算的如運諸掌，因而得到「天師」（天子之師）的稱號。正史中的一行，在開元七年（719），與善

²⁸唐·釋皎然，〈萬回寺〉：「萬里種逆花，愚蠹性亦全。紫綾拖身上，妖姬安膝前（一作邊）。見他拘坐寂，故我是眠禪。吾知至人心，杳若青冥天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820，頁 9249。

²⁹宋·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卷 18 〈唐虢州閹鄉萬迴〉。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，頁 824。

³⁰唐·法藏，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十二：「別名中一名神足通，難測曰「神」，履涉稱「足」，從用就喻為名；又釋「神」是通用，「足」是所依之定，定與通為足故，定用從喻為名，亦名「如意通」；出沒隨心故；亦名「身通」，通慧依身故，亦名「神境通」，是通慧所變境故。」《大正藏》第 35 冊，頁 331。

³¹彌勒菩薩說、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第二十七：「復有諸相圓滿教授，其事云何？謂由三種神變教授。三神變者，一、神境神變；二、記說神變；三教誠神變。由神境神變，能現種種神通境界，令他於己生極尊重，……由記說神變，能尋求他心行差別；由教誠神變，如根如行如所悟入，為說正法於所修行能正教誠，故三神變能攝諸相圓滿教授。」《大正藏》第 30 冊，頁 435。

無畏合譯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，《舊唐書》將一行事蹟列入〈方伎〉類，從一行善於著書³²，以及奉玄宗之令，考定前代曆法，改撰新曆成《開元大衍曆經》，還帶領梁令瓊等人創「黃道游儀」，「以考七曜行度」³³，可以說，一行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文僧；精通曆象、陰陽、五行的一行，在小說家筆下，卻多強調他預言的本領，以及善觀天象，為人作法解厄。

最早使一行成名的是兩位道士——尹崇與盧鴻，均印證了一行超強的記憶力；《明皇雜錄》載一行曾向道士尹崇借揚雄的《太玄經》，過沒兩天就把書還給尹崇，還拿出新寫的《大衍玄圖》及《義決》一卷，給研究《太玄經》多年，仍不得其旨的尹崇看，贏得尹崇「此後生顏子也」的嘆服；一行師事普寂禪師時，在千人的法會場中，道士盧鴻受邀作讚文，盧鴻自以為數千文「字僻而言怪」的讚文，必須自己親自教授普寂門下的弟子，方能在法會場中成事，普寂找來一行，一行「伸紙微笑，止於一覽，復致於几上。」盧鴻還來不及怪一行的「疎脫」，一行是「攘袂而進」，把僅看了一眼的，「字僻而言怪」的數千字讚文，「抗音興裁，一無遺忘。」盧鴻向普寂道：「非君所能教導也，當縱其遊學。」³⁴

一行是為了避武三思欲強行交往而出家為僧，卻因唐玄宗的強召而入京³⁵，被強召入內的一行，《明皇雜錄》記一則於《舊唐書·方伎》所未載，玄宗對一行記憶力的考試：

³²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一：「一行尤明著述，撰《大衍論》三卷、《攝調伏藏》十卷、《天一太一經》及《太一局遁甲經》、《釋氏系錄》各一卷。」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點校本），頁5112。下引版本同。

³³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一，頁5112。

³⁴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42~43。下引版本同。

³⁵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一：「武三思慕其學行，就請與結交，一行逃匿以避之，尋出家為僧，隱於嵩山，師事沙門普寂。……開元五年，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齋勅書就荊州強起之。」頁5112。

(玄宗)既召見，謂曰：「卿何能？」對曰：「唯善記覽。」玄宗因詔掖庭，取宮人籍以示之，周覽既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讀。數幅之後，玄宗不覺降御榻，為之作禮，呼為聖人。³⁶

宮女名冊跟盧鴻的法會讚文，對一行來說，都是他的本色當行，記憶力與天生資質有關，可以無師自通，一行造《開元大衍曆經》，則是經過努力學習的結果。³⁷入宮後的一行，其「異術」令人眼界大開，先是在內庫中找到了一個有「鼻盤龍」的古鏡，以之祈雨，解決了旱象³⁸；繼而作法使得北斗七星忽現忽隱，一行與北斗七星的故事，頗堪玩味³⁹，北斗七星變作七豕⁴⁰，隔天太史奏曰：「昨夜北斗不見」，一行說：

「後魏時失熒惑，至今帝車不見，古所無者，天將大警於陛下也。……莫若大赦天下。」玄宗從之。又其夕，太史奏北斗一星見，凡七日而復。⁴¹

鄭處誨不對一行欺上之舉作任何評論，自承對此事頗以為怪的段成式，則交

³⁶ 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，頁42。

³⁷ 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，載一行離開普寂後，「因窮大衍，自此訪求師資。」遊學至天台國清寺，「稽首請法」而得其術。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五〈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〉：「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諮詢，因往當陽值僧真纂成律藏序，深達毘尼，然有陰陽讖緯之書，一皆詳究，尋訪算術不下數千里，知名者往詢焉。」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，頁732。知一行主要是在悟真處學陰陽讖緯。按：筆者日前訪國清寺，寺門口不遠處矗著塊「一行到此水西流」的石碑，惜唐人小說未明說是哪位國清寺僧傳授一行布算之術。

³⁸ 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三：「開元中嘗旱，玄宗令祈雨，一行言：「當得一器，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。」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，皆言不類。數日後，指一古鏡鼻盤龍，喜曰：「此有真龍矣。」乃持入道場，一夕而雨。」頁40。

³⁹ 大意是：一行小時家貧，鄰居王姥時相周濟，後來王姥之子犯殺人罪，當時「承上敬遇」的一行，在王姥求救不得，戟手大罵「何用識此僧一行」後，命渾天寺的工役搬來大甕，教兩個常住奴拿著布囊，在「某坊某角有廢園」等著捉拿「七物」(七豕)。

⁴⁰ 另有「北斗七星」化為僧人的記載，唐·牛肅，《紀聞》，載太宗朝，太史李淳風奏說將有北斗七星化為七個婆羅門僧，到西市酒肆喝酒，使者到酒肆宣入宮，七個婆羅門僧說：「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。」把使者騙下樓等，七僧亦不見。轉引自：《太平廣記》卷76〈李淳風〉，頁479。

⁴¹ 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，頁44。

代了為何要記一行抓北斗星的原因：「然大傳衆口，不得不著之。」⁴²可知一行的神異事蹟，到了晚唐仍被人津津樂道。北斗七星何以被一行作法後變成七頭豬，又逐日回復，並不重要，比起梵僧不空的捏泥龍止雨，金剛智的設壇請雨⁴³，一行可說是開元年間，唯一能跟「開元三大士」（梵僧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。）媲美的唐僧；一行用鼻盤龍鏡祈雨⁴⁴，以及詭稱的天象「大警」，都是他平日善觀天象的結果。

一行的事蹟，唐代小說家多樂於傳述，正史未載的，尚有一行對玄宗的預言，且多與安史之亂有關，《松窗雜錄》載：

玄宗幸東都，偶然秋霽，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，臨眺久之。上遐顧淒然，發歎數四，謂一行曰：「吾甲子得終無患乎？」一行進曰：「陛下幸萬里，聖祚無疆。」西狩初至成都前，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：「是橋何名？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：「萬里橋」，上因追歎曰：「一行之言，今果符之，吾無憂矣！」⁴⁵

「西狩」，是玄宗因安史亂起，避地西蜀的委婉說詞，一行在洛陽天宮寺所預言的，玄宗「行幸萬里」，被小說家附會的，還有中藥材「當歸」的隱語，《開天傳信記》載：「一行將卒，留物一封，命弟子進於上，發而視之，乃蜀當歸也。上初不諭，及幸蜀回。乃知微旨，深歎異之。」⁴⁶成都「萬里橋」的預言，

⁴² 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一，頁 10。

⁴³ 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三：「梵僧不空得總持門，能役百神，玄宗敬之，歲常旱，上令祈雨，不空言可過某日，今祈之必暴雨。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，連日暴雨不止，坊市有漂溺者，遽召不空令止之，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，作胡言罵之，良久復置之，乃大笑，有頃，雨霽。」頁 39。

⁴⁴ 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三：「僧一行窮數有異術。開元中嘗旱，玄宗令祈雨，一行言當得一器，上有龍狀者，方可致雨。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，皆言不類。數日後，指一古鏡，鼻盤龍，喜曰：『此有真龍矣。』乃持入道場，一夕而雨。」頁 40。

⁴⁵ 唐·李濬，《松窗雜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），頁 2~3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⁴⁶ 唐·鄭棨，《開天傳信記》，頁 6。

可視為一行「奉天承運」的解憂語⁴⁷，至於蜀地「當歸」，則與一行另一則臨終前的預言，同樣神奇：

開元十五年，一行禪師臨寂滅遺表云：「他時慎勿以宗子爲相，蕃臣爲將。」後李林甫擅權於內，安祿山弄兵於外，東都爲賊所陷。⁴⁸

安祿山在天寶九載（750），首開以節度使封王的先例⁴⁹，開元十五年（727）去世的一行，能夠預言到二十八年後的安史之亂（天寶十四載，755），已屬神奇，一行自身臨終前的「大事」，小說家同樣也不忘記上一筆，《明皇雜錄》引師事普寂禪師的河南尹裴寬，見證了一行臨死前，與其師普寂共同演出的「告別式」：

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云：「方有少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」寬乃屏息，止於空室，見寂潔滌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叩門，連云：「天師一行和尚至矣。」一行入，詣寂作禮，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，寂但領云：「無不可者。」一行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闔其戶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「遣鍾，一行和尚滅度矣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一如其言。⁵⁰

「天師一行和尚至矣」，《酉陽雜俎》作：「大師一行和尚至矣」⁵¹；《宋高僧傳》注云：「僧號天師始見於此，言天子師也。」⁵²神秀弟子普寂稱其徒一行為「天

⁴⁷ 唐·李肇，《唐國史補》卷上：「蜀郡有萬里橋，玄宗至而喜曰：『吾常自知，行地萬里則歸。』」全與一行無關，明顯可見李肇之偏在史官意識。轉引自：《唐國史補等八種》。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19。

⁴⁸ 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140〈僧一行〉，引《廣德神異錄》，頁1009。

⁴⁹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》卷九，載天寶九載夏五月，「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。節度使封王，自此始也。」頁224。

⁵⁰ 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，頁44。

⁵¹ 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五，頁59。

⁵² 宋·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五〈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〉。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，頁733。

師」，應是認同了玄宗稱一行為「聖人」，道士尹崇與盧鴻，使一行揚名天下，道教中人認同一行是「聖人」的，是道士邢和璞：

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其聖人乎？漢之洛下闕造《大衍曆》，云：『後八百歲當差一日，則有聖人定之。』今年期畢矣，而一行造《大衍曆》，正在差謬，則洛下闕之言信矣。」⁵³

此記亦見於《舊唐書·方伎》，而在唐代詩人中，認為一行繼漢代洛下闕造《大衍曆》⁵⁴，著《開元大衍曆經》五十二卷，為不刊之典，是佐天子之「聖人」，劉禹錫言：「有外臣一行，亦聖之徒與。刊曆考元，書成化去。」⁵⁵對於一行以預言佐帝王，《南部新書》記一行老病將死，玄宗執手問曰：「更有何事相救？」一行回答有二事：

其一曰：勿遣胡人掌重兵。不獲已用之，勿與內宴。若使見富貴，必反逆以取。其二曰：禁兵勿付漢官，須令內官兼統。⁵⁶

到安史亂發，可見玄宗不用一行臨終前交代「勿遣胡人掌重兵」，玄宗在四川渭水邊，與將平亂的肅宗道別時，感嘆道：「吾不用一行之言。」可見玄宗悔之已晚；於「聖人」一行，玄宗為其御製碑文，「親書於石，出內庫錢五十萬，為起塔於銅人之原。」⁵⁷一行「天師」之譽，放眼唐代僧人，無人能與之媲美。

⁵³ 唐·鄭處誨，《明皇雜錄·補遺》，頁43。

⁵⁴ 按：宋·曾慥，《類說》，李石，《續博物志》，記武帝時洛下闕此則預言，均作一千年「當差一天」。

⁵⁵ 唐·劉禹錫，〈送惟良上人（并引）〉，《全唐詩》卷354，頁3971。

⁵⁶ 宋·錢易《南部新書》(壬)，頁144。

⁵⁷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一，頁5113。

五、結語

《大智度論》提到的四種神通：飛行無礙、不往而到、此出彼沒、一念能至，神僧萬迴全都兼具；萬迴之所以被玄奘視為菩薩謫化人間，應是著眼於萬迴為憂朝政紊亂而多作預言，王昌齡以「帝師」稱之，意同於此。一行以其博覽強記的天賦，與善觀天文的異能，在愛道士勝於愛僧人的唐玄宗跟前，贏得「聖人」之稱；神秀的高足普寂禪師是一行的老師，形容一行為「天師」，在高僧玄奘與普寂的交口讚譽下，可見萬迴與一行以預言服務初、盛唐帝王，在以道教為國教（特別是玄宗朝），道士和尚經常為教爭光而鬥法，「帝師」萬迴與「天師」一行對佛教的貢獻，確實值得注意。